朝花夕拾

吹口哨的男孩

□王桂国

回忆往事，对安丰补习班一年的读书生活，总有嗑不尽啃不完的话题。那些话题，就像黄烧饼上密密麻麻的芝麻，嚼起来，喷香！

但如果把镜头换一个角度，避开虹桥、紫藤、荷塘，以及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来看当年的安丰高中，即1980年的安丰高中补习班——也许会让你大失所望。

一间18平米的宿舍，上下两层，左右两排，12张床位。12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愤青，一哄而入，是够拥挤了吧！但这样狭仄的宿舍，并未影响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追逐心中的梦想。让我这个乡下人十分荣幸的是，我的床下，竟然睡着两位皮肤瓷白的兴化城里人。他们床上搁的是皮箱和叠得方方正正的绸缎被子。乡下人都是木箱和粗布面子的被子。当时我就想，何时我也能成为一个城里人，拥有自己的皮箱与叠得方方正正的绸缎被子呢？在这样罐头盒子似的宿舍，我们12个毛头小愤青却睡得很香，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学校老校长把门板擂得山响，也死活不肯起床！

我们的宿舍，一排简陋的平房，东西向组合成一列长长的火车，前面就是高高的院墙，右边是女生宿舍，左边是操场，操场南边是厕所。厕所，我们用一半，都是白天用得多，夜晚几乎不用。不是不用，是不敢用！我是半途插班生，记得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我第一次上厕所，就被同宿舍的w一把拽回来。“那厕所里有吊死鬼！”见我满脸狐疑，w又说，“是文革中一个女教师含冤上吊而死，不信你去问班主任李老师。”文革中，李德璋老师被打成右派，罚他打扫学校厕所，也许他就是女教师吊死的第一个目击者。我再傻，也不敢问李老师！所以，我们男生深夜小便，习惯推开门，站在门槛上，远远地往外尿！白天毒太阳一蒸，空气里充斥着尿骚气，熏得人掩鼻而过。不过还好，我们一天中多数时光都泡在教室里。

1980年，距农民工掀起的打工潮还很远，即便某个家长送大米来学校了，也是被孩子挡在教室门外。常常有家长来了，就寻到教室，脚站在门外，脑袋探进门内，一双眼睛前前后后滴溜溜地搜索——7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教室，让偏在教室门口的他迅速找到自己的孩子，委实不容易。再说大家都在听课，心思粘在老师身上，哪里会去理会教室门口的风景。只有等老师将课停下来，目光移到门口，轻轻问一声，“请问，你找哪位？”老师话音刚落，讲台下立马站出一人来，咚咚咚走上讲台，闷着头，直奔教室门口，极不耐烦地将父亲打发走了。（那时城乡差别大，农村人上学吃饭，必须用大米换饭票，哪里比得上城市学生用粮票兑换饭票省事！而大米的运送任务自然落在做父亲的肩上。）

乡下人父亲的形象，尽管长相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神韵都酷似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大苦大难中蕴含着期盼。

我们伙食肯定说不上好，铝盒蒸饭，夏天韭菜汤，冬天咸菜汤，印象深的是每周一次“加伙”——吃肉！集体伙食，“加伙”通常是红烧肉，看上去还是白花花的，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疯狂的食欲。分红烧肉，先分瘦肉，再分肥肉，最后分肉汤。世上美好的东西，都少不了等待与煎熬。我们会变得斯文起来，慢慢地享用这顿丰盛的午餐！那个香啊，油汪汪的肥肉，抿一口，简直销魂！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齿颊生香，回味无穷，我敢说安丰补习班上红烧肉，天下第一！

北京海淀区复习资料，数理化语文政治，一套5本，我们反复使用——就是题目做了一遍又一遍，当然语文政治是背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凡是数理化的功课，都是晚自习来完成。学霸汪晓军爱吹口哨，一上晚自习，教室里就飘起一阵悠扬的口哨。口哨脆生生的，干净净的，明亮亮的，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夏天的晚上，犹如秋水滑过我们的心田。他一边吹口哨，一边做作业，我们一边听口哨，一边做作业。即便班主任李老师来了，他的口哨也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李老师没有制止，反而弯下瘦长的身子，悄悄问我：“好听吗？”我轻轻点头，抿嘴一笑。李老师也笑了。

一个晚自习，有时就是他的“独唱晚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泉水叮咚响》《橄榄树》《青春啊，青春》……他一路没心没肺地吹下来，脸上的表情很惬意，始终流淌着快乐的微笑。

那个吹口哨的男孩，当年凭着高分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已是一所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念小学时父亲就去世了……

建工杯 摄影大赛
市新闻信息中心 市建筑业协会 联办

秋 苇
梅立成 摄

援疆散记之三

油菜花遐想

□邵国昱

援疆第一年，刚到昭苏，春寒初峭，在与办公室同事见面会上，我推介起家乡的油菜花，“兴化油菜甲天下，现已有1万亩连片种植的规模……”散会后，好几个人热情地跟我招呼，“到了七月，带你去看我们昭苏的油菜花，有100万亩噢！”

七月的一天，我们一行人乘车驶出昭苏镇西侧的桦树林后，立马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简直是翻涌着的黄色海洋，铺天盖地的菜花黄，黄得一望无际，黄得霸气冲天，让你的心有一下子被击中的感觉，久久不能平静。回来后细思两地的油菜花，顿时兴趣盎然，回味不已！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想兴化油菜花应该称“艳”，兴化垛田有“千岛之乡”的美誉，境内河沟纵横交错，水网平铺，垛岸星罗棋布其上，似千万小岛荡漾于水面之上，小岛处处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水面构织出一垛垛“金色花框”，碧水、金岛织就了“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艳丽画面；昭苏油菜花则可以号“阔”，昭苏盆地南北呈“之字形”，四周山脉连绵不绝，山抱峡拥，成三山夹一盆之势，草原上开满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构成了满眼的金黄色海洋，蓝天、花海绘成了“从眼前连到山边，从山边连到天边”的壮阔风景。

如果用一个人来比拟，兴化油菜花应该是那位多愁善感的李清照，细腻婉约，侧坐船边，解开那一头重重的青丝，任凭春风轻拂盈盈的心事，流水静听心灵的声音；昭苏油菜花则应如那豁达开朗的苏东坡，粗犷豪放，勒马山头，散开那一脸长长的髯须，任由山风梳洗那曾经的沧桑。

用一幅画来比方，兴化油菜花就像一幅水墨画，浓墨的是油菜花，河水其次，远方的云雾和塔楼都应淡墨处理，微风拂过，花海轻摇，河水微荡，湖中央农夫拉渔网惊动的水面，波光粼粼，让人顿生退隐江湖之意；昭苏油菜花好似一幅油画，大色块涂抹的金黄色油菜花，重色的还有紫色紫苏，中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苍穹之下，天低云淡，牛羊遍地，远方最高处的冰川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让人油然而生威严神圣之感。

当然，就连观赏的方式也应有不同。兴化赏花宜坐船，船游过花海，船帮都有诗情画意，坐在摇橹船上，伴随着船桨“咿呀咿呀”的划动声，穿梭在这片油菜花田的河道中，轻品“船在水中行，人在花中走”带来的心灵旖旎；昭苏看花应骑马，马踏过菜黄，马蹄都会留有余香，骑在马背上，伴随着骏马长长的嘶叫声，两边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像绸缎一样从腿边滑过，感受温凝的山风夹着花香扑面带来的心旷神怡。

再往深处想想，能不能把油菜花作为一个旅游品牌和载体支撑，让同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江苏兴化与新疆昭苏跨过千山万水走到一起，联起手来共享旅游资源，共挖旅游客源，共营旅游产品，合力打造中国东西“油菜花都”呢？看来，援疆大业，任重而道远。

心灵驿站

“地理班”的独家记忆

□陶 晶

初秋时节，恬淡的桂花香飘散在空气中，把这个季节装扮成了最可人的模样。一下子，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十年前，那个满怀紧张与兴奋的入学季。

2006年9月，我成为了兴化中学高一(19)班的一员，开始了那段既辛酸又欢乐的学习旅程。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便是在兴中完成的。高一刚开始没几个月，我们就迎来了文理分科。向来偏好文字而对数字毫无敏感的我不用犹豫，定是选文不选理。但有个问题令我犯了难：究竟是选“史政”还是“史地”？为了避开政治那周而复始的大量背诵，我毅然选择了地理学科。

人生面临的很多选择都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的心里多少是有些忐忑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新班级时，我才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组合班级”啊！十几个“地理生”就这样混迹在了“政治生”中，开始了他们共同的文科生生涯。

每当上政治课时，“政治生”们仍待在六班教室，而我们这群“地理生”，便被安排到对面教学楼的专用空教室上属于我们的地理课。换教室上课简直是大学里才有的礼遇，何况我们还是“小班化教学”啊！而最有趣的，要数地理老师临时有事上不了课的情况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待在原教室不动，但我们拥有“特权”，那就是可以在课堂上干自己的事，不用理会其他“政治生”正在上的政治课。这下可好，“地理班”中几个调皮的男生开始坐不住了，甚至开始“放肆”起来，居然公然挑战政治老师的课堂纪律，好好的政治课让几个“地理生”搅和得不得安宁。而作为“地理班”中“唯二”之一的女生，我的爱好是看旁边的同学在答政治题时把手腕写酸、把笔芯写完，每每此刻，我就会暗自窃喜自己当初没有选择政治的“英勇”决定。

“地理班”人虽少，但占据大多数的男生却是出了名的淘。他们曾经给不少老师起过绰号，也曾经给班主任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大课间跑操，有个别偷懒的家伙为了不去操场又不待在班上等着被“活捉”，他们就想了个“好主意”，跑到地理教室去躲起来，等大伙儿都到操场去了，自己再飞奔到小卖部，买上一小桶泡面拿回教室惬意地吃起来。现在想来，真是被他们的“机智”深深折服。

如今我们四散在祖国各地，从事着不同行业，但我仍能感受到高中时代的这份独家记忆带给每一个人的独特温存，是它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变得更有力量。我们将把它封存于心底，酿出醇香与甜蜜。

芦笛声声

秋天是乡村的戏

□杨玉贵

有人说
秋天是金色的
是的
你看那稻田

有人说
秋天是红色的
是的
你看那柿园

有人说
秋天是白色的
是的
你看那棉地

秋天是乡村的戏
变脸的艺术
全部在
阳光下拭揉抹画
风雨中吹戴憋扯

建工杯 摄影大赛
市新闻信息中心 市建筑业协会 联办

乡 村
卢寅摄

记趣

唯有土地最性情

□王 晓

中年之际，在老家建了一栋房，差不多提前支取了我们夫妻俩今后15年的工资。公婆劳碌一辈子，没挣到安稳住处，我们也有老的一天，城市高楼非久留之地，就有了这处乡下的别墅。院子里特意留了一块地，五六个平方，开始为接地气，为观绿色，现在呢？为分辨节令，为体验出汗，越是中年，越愿意离土地近一些。

周一到周五，坐在机关办公室整资料、做材料、写报告，电脑死机了，我也不能停止工作。长期伏案，颈椎病、腰椎病接踵而至，推拿、针灸是我常年的保留项目。

每到周五，就盼时间快点过，乡下有块地等我种呢！

立了秋，居高不下的气温终于降了一点点，这块地的新规划付诸行动，一切都在种菜老手——婆婆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双休，大锹挖地，翻土暴晒，除虫除湿。再一个双休，锄头砸碎垡头，砸得细细的。要多细呢，婆婆的标准是要跟筛子筛过一样。还要一个双休，鸡圈里的鸡粪拖过来，覆到菜地上，用耙子拉一遍，掺杂均匀。巴掌大的地，描花绣朵，准备工作花了好几天。汗淌了一身又一身，水喝了一瓶又一瓶，肌肉酸痛，休整，再战，如此几个礼拜，由哪哪都酸都疼，到不以为然，身体像蔫了的植物返青，只要双休，我腰不疼，颈不酸，一顿吃两碗。

五六个平方的一块地，用条石纵横分割成七八格，准备种不同的蔬菜品种。逢集时，有专门卖种子的摆地摊，矮瓦苏州青是青菜，小顶八寸参是胡萝卜，挂丝红是紫莴笋，露头青是青萝卜……看见这些可爱的名字和诱人的图片，这个又要那个又想。同去的先生问我家有几亩田，想想只有六七个平方，悻悻然把到手的种子一减再减。

地整好了，种子也备好了，终于可以播种。年近八旬的婆婆，搬张小凳坐边上，现场督战。那些黑黑的种子啊，精选过的，粒粒饱满，油光锃亮，惹人怜爱。撮起一把就要往地里撒，婆婆手杖制止。按她的指示，先要在簸箕里盛一些菜地上的细土，和种子混合。看隔壁种菜，撮起种子就撒。婆婆说：“那种的什么菜，我这个带着土的种子，今天撒隔天就能出，有保护膜的。”婆婆种了一辈子菜，卖了一辈子菜，这方面绝对权威。

果真隔了一两天，性急的种子就冒芽了。几个格子里，冬天的火锅菜能凑齐：青菜、萝卜、芹菜，还有花盆里的葱、蒜、山柰……即便大雪封门数日，我们家的日子也可以逸逸当当，不慌。那一方地的绿意由浅到深，由稀薄到浓稠，每每双休返乡，总有渴望：菜们长啥样了？

在婆婆的精准指导下，深耕细作的一方地，苗苗们长得那个欢腾劲特别感染人。我哨着秋西瓜，看着它们悠悠地长，心里清亮，像一片羽毛落于手掌。种菜学问大。单说青菜，小暑大暑之际只种得了鸡毛菜，两三个礼拜就吃。鸡毛菜下市种小白菜。鸡毛菜、小白菜都是汤料。白露之后，小白菜移棵栽，长大白菜。大白菜适合做菜，烧肉圆一绝。天气再凉些，重阳前后，可以种矮胖矮胖的黑麻菜，绿得发黑的那种，童年记忆里最美的味，种子从娘家带来，有地腰杆硬，当家做主人。

今天我问候一方菜地，与真正的农活比起来，辛苦的程度天壤之别。保留一方菜地，不是用作假惺惺怀想，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提醒，关于节令，关于物候，还有播种与收获那些最朴素的道理。

一方菜地，舒我筋骨，丰我心灵，让我在不自由的世界自由地活着，大恩。

感悟

又到丹桂飘香时

□黄 为

在我原办公室的南窗下，有一株不为许多人知晓的桂花树，每每金秋来临，桂花含苞次第盛开，芳香四溢，可谓“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鹅黄色的桂花小巧玲珑，宛如能工巧匠精雕细琢的小金花，清新的空气里飘溢着慵散而馥郁的香气，那一份淡泊与雅致、清逸与静美顷刻间被它完美地诠释了。真应了那句“秋之花香，莫能如桂。”

桂花是人的诗魂。“点点金黄浮暗香，温柔恰似女儿肠。何须粉黛鲜颜色，花瘦枝轻皆韵章。”“昨夜西池凉满露，桂花吹断月中香。”“只通幽香数闻里，绝知芳誉豆千香。”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诵不已！王维在给友人题的诗中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是一个带有禅宗佛意的境界，一般人难以企及。月朗星稀，万籁俱寂之时，能洗尽铅华，听得落花触地之声，没有一颗宁静的心，恐怕是听不到的吧。记得当年夜读“红楼”，第三十八回中的一幕又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会，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扔在水面，引得那游鱼浮上来唼喋。”这是一幅久刻在我心上的“美人图”，然而甜美的真实感受似乎是在今秋才亲切地触及到的。

桂花树亦是痴男情女爱情的象征。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个蒙古的女孩来到江南，爱上了一个江南的穷书生，然而那个书生家有悍妻，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便谢绝了蒙古女孩的爱情。蒙古女孩伤心地离开了江南，不久穷书生也与前妻离异，由于对蒙古女孩的苦苦思念忧郁而故，天神可怜他把他变成了桂花树，让风神把他的香气带到了漠北，蒙古女孩得知穷书生死后不久也含恨而终，化成桂花蝶，从此江南就多了桂花树与桂花蝶。“又闻桂花飘香，情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问世间沧桑又如何。一城风絮，满腑闲愁都淡漠，只留桂花香暗飘过。”

桂花秋皎洁。九月的天空飘溢着金秋收获的气息，冷露、月色、花香，踏月赏桂，最能激发情思，给人以无穷的遐想。“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许多诗人吟诗填词来描绘它、颂扬它，甚至把它加以神化，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月宫系列神话，月中的宫殿，宫中的仙境，已成为历代脍炙人口的美谈，也正是桂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桂树竟成了“仙树”。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诗《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中这样写道：“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宋代韩子苍诗云：“月中有客曾分种，世上无花敢斗香”。南宋大理学家朱晦庵也有这样的诗句：“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李清照在她的《鹧鸪天·桂花》中对桂花评价更高，称桂花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我的思绪氤氲在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之中，似乎穿越时空也作了一次神游。我循香下楼一睹风姿飘逸，碧枝绿叶“独占三秋压群芳”的桂花树，来到近前，只见小小的黄色花儿簇拥在一起，羞涩地躲在浓绿的叶子中间，如点点繁星，布满枝头。又不由想起唐代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问春桂：桃李正芬芳。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否？”

写真

青菜

□夏义阳

青菜称得上乡村最寻常的蔬菜了，一日三餐，一年四季，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菜地里，都可一睹青菜的朴实而美丽的风采。

“一庭春雨瓢儿菜”，碧绿的菜畦，在春风的吹拂下，在春雨的润泽下，在春阳的温暖下，村姑一般俏悄地生长，纤纤柔柔，光鲜，水灵，风情万种。菜农们，会带着露水将它们连根拔下，用稻草一小把一小把扎好，置于担中。大街上，你会听到挑着担子的菜农悦耳的吆喝：“卖连根菜哟。”于是，人们循声而至，簇拥着、挑选着，一担青菜很快售罄。而中午，谁家的餐桌上，都会有一碟炒青菜，或一碗碧绿的青菜汤。

夏天的雨菜更是清丽可人，收获油菜时，成熟的菜籽，纷纷挣脱菜荚的束缚，迫不及待地投入大地的怀抱，生根、发芽、成长，风里来，雨里去，雨菜悄然卓立，田畴、场边、河边，都会出现野生的雨菜，这儿一丛，那儿几棵；与菜地上绸缎一般成片的雨菜一起绿色田野。记得小时候，雨后，闲暇时分，我和姐姐手持铲锹，臂挽着竹篮，走出家门，走向田野，寻雨菜，说是寻，其实，放眼就是，手到擒来，时时处处都有发现的喜悦，不一会儿，满载而归。我总感觉寻来的雨菜，味道更鲜，许是我们付出了劳动的缘故。有时，烧汤嫌多，姐姐还会腌“洗手咸菜”，洗手咸菜，顾名思义，洗手时间，就能腌好。当然还是有步骤的，先将雨菜洗净，再切碎，撒些盐，拌匀，片刻之后，用手将咸菜挤净汁水，到点菜油，吃粥的咸菜就有了。而洗手咸菜更多的是配菜，洗手咸菜烧黄豆，那味道真是美极了，不管是吃饭还是下酒，都是不错的选择。

秋天的腌菜，气势可壮观了，一棵一棵，一片一片，到了深秋，长得没膝高了，乡亲们纷纷到田里挑菜，当然要用农具，铲锹、大锹、菜刀都行，将菜从根部切下，用稻草打成草扣，如果说连根菜，一根稻草就行，秋菜则需几根稻草合成才行，想想就明白，一把连根菜，斤把左右，一捆秋菜，20来斤。腌菜，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个大缸，用来腌咸菜，腌咸菜也有讲究，先在天井晒上两三天，待青菜变软，在澡桶里净洗，爽干，剥去黄叶，把菜放在缸里，撒上盐，再放菜，再撒盐，直到腌完，最后在上面镇上石头或石磨，那时人家大都备有。20天后，秋菜就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咸菜。通常一菜二吃，菜膀生吃，嫩脆爽口，和萝卜干、瓜子一样是吃粥的上好佐菜；菜叶煮熟，也很不错，而菜叶易烧汤，打个鸡蛋，咸菜蛋汤，就是招待客人也呱呱叫的。深冬，人们会把水咸菜捞上来，一棵一棵挂在绳子晒干，最后切成末，曰“老咸菜”，藏在坛子里，放在厨房里或床底下。要吃就抓，极方便。不能不说老咸菜烧肉，肉肥而不腻而咸菜则油滋滋的香喷喷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冬天，青菜就是盛开在土地上的绿色花朵，霜则是一种天然的化妆品，经霜的青菜更加丰腴、恬静，很是养眼，而且更养胃，谚语云“经霜的青菜赛羊肉”。

青菜味道清甜，淡而有味，口感柔嫩细脆，可炒可烧，可炝可炖，可腌可晒，可荤可素，吃法多样。爆炒青菜香菇，凉拌青菜芯，青菜豆腐汤；青菜烧牛肉，还有洗手咸菜烧虎头鲨，都是农家私房菜，体己菜。

忽然想起故里先贤板桥先生的对联：“白菜青盐粗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细细品味，联语展示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清贫自乐的生活态度啊，而青菜正是渗透着这种乡村精神的“一刻都不能少”的主角。

挚情

早茶亦是乡愁

□郭 勇

早茶，陪回家过节的亲戚到茶馆喝茶（兴化人将到茶馆吃早饭为喝茶），小城不大，以至于今天喝个早茶都遇到好多熟人，还遇到万里归客、离乡回家团聚的游子。

兴化早茶属维扬风味，是产生于农耕经济慢生活的一种饮食习俗。兴化早茶历史悠久，始于汉代，兴于唐代，盛于清代，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之美誉。兴化的早茶文化是楚水人心中融入到血液里的那份情愫，这也是兴化餐饮文化中早茶区别于他乡的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兴化传统的烫干丝和大煮干丝及“豆沙包”“千层油糕”“素菜包”“肉包”“杂笼”咸甜适中、口感怡人，特别是“虾仁蒸饺”“三丁包”“八宝烧卖”“蟹黄汤包”等早点都以一流的品质赢得食客的厚爱。“兴化早茶”无论是烫干丝还是大煮干丝以及正宗的维扬风味的各色点心都以独特的美味胜人一筹。

兴化早茶已列入兴化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初尝兴化早茶的朋友不免惊诧于满满一桌、蔚为壮观的场面，多住几日后继而会羡慕小城的慢节奏，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远比大城市“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来得温馨和舒坦。

回家不是单纯为了大快朵颐，而是在寻找美食背后那份浓浓的挥之不散的乡愁，回乡的游子就是要吃兴化的早茶和熏烧。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于家乡的美食，每个人都会有“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乡愁，掩藏着多少生活的催促、人生的不易以及对家乡“回不去”的思念和幽怨，借用席慕容的一句话：“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